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無罪的人

亞・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會憲溥 周彤合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19—

無 罪 的 人

亞·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曾憲溥 周彤 合譯

一九五三年一月印行

原 書 名 Без Вины Виноватые

原 著 者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無 罪 的 人

譯 者

曹 靈 溥 周 彤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 海 北 京 東 路 713 弄 620 號

經 經 售

中 國 國 書 發 行 公 司

1953年1月初版 印數[1—7,000]

定價 4.900

類別 文學藝術 編號 罪(195)



亞·奧斯特羅夫斯基像



蘇聯小劇場演出

克魯欣寧娜 扮演者 M. H. 葉摩洛娃
聶茲那莫夫 扮演者 A. A. 奧斯都傑夫

文 化 工 作

意大利印象記

巴甫連珂著

韋叢燕譯 五·七〇

無罪的人

奧斯特羅夫斯基著

周彤等譯 四·九〇

不好客的村莊

伊凡·伐佐夫等著

黃賢俊譯 四·四〇

苛茲瑪·拉珂爾

沙杜維亞努著

勞榮譯 二·五〇

風吹的方向

阿茲塔洛斯著

吳勞等譯 八·五〇

怠工者

安娜·西格斯著

商章孫譯

北極蜜

普里希文等著

張景桂等譯

一個德國兵的還囑

勃賴特爾著

張威廉譯

少先英雄巴維爾

古巴列夫著

王石安譯

和平的旗手

蘇爾科夫等著

鄒絳譯

馬雅珂夫斯基傳

特麗沃萊著

羅大岡譯

無
罪
的
人

第一幕（代序幕）

登場人物：

柳蓀薇·伊萬諾芙娜·渥特拉金娜（簡稱渥） 出自名門的少女。

達伊沙·依利尼斯娜·謝拉文娜（簡稱謝） 渥特拉金娜的女友。

格利高里·里伏維奇·穆洛夫（簡稱穆） 某省的青年官吏。

安奴斯加（簡稱安） 渥特拉金娜的女僕。

阿林娜·阿爾希波芙娜·葛爾琪哈（簡稱葛） 女市儈。

景：

某省城。城廂間一個小康之家的住室。室的左右均有通內室的門；後面有窗、有門。傢具簡單，雅緻；室內清潔，舒適。

第一場

渥特拉金娜坐在桌前縫衣領，安奴斯克坐在女主人的身旁縫衫子。

安（咬出線頭）小姐，您瞧。衫子縫好了，我們自己縫的並不比成衣舖縫的壞呀。

渥當然嘍，並不比成衣舖縫的壞。

安真是一件再好也沒有的衫子呀！

渥難道這就算再好也沒有的麼！……不，我昨天到成衣舖借衣領樣子去，湊

巧看到了他們給達伊沙縫的結婚的衫子，那才是再好沒有的呢。

安我聽說過，也只是聽說，並沒親眼見過。那件衫子恐怕很貴吧？

渥 是的，很貴，六百個盧布，也許值得還多呢。

安 呀！您說什麼？六百盧布嗎？六百張這樣的票子嗎？

渥 是的，縫起來單是白絲絹用的就不少，再加上地道的布魯塞爾的花邊。

安 六百盧布！哎呀，呀呀！……這麼些錢可以縫一整套嫁粧呀；頂闊氣的大

家小姐也不過花這些錢，可是她拿它只縫了一件衫子。

渥 她有的是錢，怎能不漂漂亮亮地打扮一下呢！

安 話雖這樣說，她也該顧點臉呀，自己的家當也不該一下子都抖落出來呀。

渥 你說這些用不着的話幹什麼！

安 世上儘出些怪事情呢。

渥 這算什麼怪事情，這是極平常的事情，錢是她從她的闊親戚那裏承繼來的。

安 她除了兩個姨母，再沒有什麼親戚，從那裏承繼這遺產！

渥 你怎麼知道呢？

安 到處都這樣傳說着，已經是滿城風雨了。

渥 安奴斯加，許多瞎話都是人們傳說出來的。

安 不，沒有這樣的事情就不會有這樣傳說。誰希罕聽那些瞎話呢！達伊沙。
依利尼斯娜和她的姨母在這裏過日子的時候是多麼窮呀，誰不知道，我更清楚；時間並不長呀，總共才三年。那時從西伯利亞來了一個有錢的老爺，老頭子，同她們認識了，據說這個老頭子在西伯利亞有許多沙金廠，把她們從這裏帶走了。……她的姨母到了莫斯科馬上就回來了，可是達伊沙。依利尼斯娜卻同這個老頭子到溫泉去了。老頭子就死在那裏，把所有的錢和沙金廠都遺贈給達伊沙。依利尼斯娜了，她就是這樣的暴發戶。回到這裏就美起來啦。她現在把她的姨母簡直當成了老媽子。

渥 可是，你還是個年輕的姑娘，不該把聽到的都講出來；多麼羞呀。

安 這都是事實，羞什麼！說的人並不羞，作的人才羞呢！

渥 總而言之，還是不說的好。她是我的同學，我們在一起讀過書，一直到現在還是熟人。

安 難道她了解您嗎，難道說她還尊重您的友誼嗎？已經一個月了，她也沒來看您。

渥 她沒有工夫，她現在正忙着辦嫁粧呢！

安 您是從成衣舖那裏知道她要嫁人的。還算是朋友呢！她應當先到您這兒來，和您商量商量，譬如說一聲：『我想結婚，同某某結婚，您的意見怎樣？』知情達理的人都會這樣作的！

渥 她和誰結婚，你沒聽到嗎？

安 有的說是小軍官；又有的說是特派員。

渥 什麼……特派員？

安 是一種官。倒要看看他們的婚禮，據說婚禮在鄉間舉行，從我們這到那個村子要坐五十里火車，下火車還得走二十里旱路。

渥 你從哪兒得來了這些消息？

安 我比您知道的快，我從成衣舖女裁縫那兒聽來的。若是一清二白，就不會

跑到鄉間去結婚，一定是偷偷摸摸的。

渥 還是別胡講究人家吧，這樣講起來會破壞人家好事的，會妨礙人家的。

安 妨礙她！不管她人怎樣，可是誰不羨慕她的財產呢！真是，這樣的人總是幸福的；可是好姑娘卻得等着、等着。就拿您說吧，能很快地等到好女婿嗎？若是別人還許能娶；就譬如格利高里·里伏維奇吧，可是……

渥 『可是』什麼？

安 可是沒有嫁粧唄。

渥 你的意思以為男人結婚就是爲着嫁粧嗎？

安 不然爲着什麼呢？如今的人兒是什麼樣的？他們只是在找錢；您若是沒有嫁粧，就是出身清白，有學問，萬事皆通，人家也不會睬您。可是您的父母臨終時什麼也沒給您留下，那倒是誰的罪呢。

渥 是的，是的，你這樣講道理倒很對。不要着急，等我有了錢再結婚吧。

安 您發財倒也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您的姑媽是有錢的。

渥 話要這樣講，第一、她是我的遠房親屬，第二、她有許多直系的財產繼承人。可是恰好她從鄉下寫信來，說她今天進城，要到我這裏來喝茶。你把熬好的乳酪預備好，她是頂喜歡吃乳酪的。不，我就是沒有姑媽也會有錢的。

安 憑教書發財嗎？在我們這兒嗎？這是不可能的呀。

渥 是的，你的意見對，這兒是商人的世界，憑學問是搞不出什麼來的。

安 他們要學問幹什麼！他們仗着有錢，什麼也不懂，卻能活下去。

渥 我不能有錢，也沒有嫁粧，可是也許有好人要和我結婚，你以為怎樣？我有這樣的對象。

安 但願上帝保佑！可是如今的男人……

渥 如今的男人又怎樣呢？

安 我也是活人，難道我看不見人情世故嗎！……（摺疊衫子）掛在衣櫥裏嗎？
渥 放在這兒吧，我再試一試，等我自己來收吧。

安 那麼我要做的事去了，我們廚房裏沒有人，可別鑽進人來。
渥 （向窗外望）你先去把門開開：格利高里·里伏維奇來啦；開完門再做你的事去。

（安奴斯加開門，引進穆洛夫，隨即從右邊的門下）

第二場

渥 特拉金娜和穆洛夫。

渥 （迎着穆洛夫）我的親愛的，呀，我真高興呀！……

穆 柳葩，你好！……你今天一定起來得很早；已經穿好了，也梳粧好了，一定等着誰吧。

渥 有什麼值得你奇怪的呢，我真不懂；我總是這樣早起呀。你不是親自告訴過我，說你今天一清早就到我這兒來，和我談談什麼嗎。

穆 啊，是的，我倒記得一乾二淨了。是的，我的確同你講過。

渥 可是爲什麼，這一向你總是清早到我這兒來，好像你怕誰似的。

穆 咳，我的上帝！當然嘍，我倒不怕什麼，我是替你擔心。很簡單，我不願意別人說你的閒話。

渥 謝謝你，我的親愛的，謝謝你！可是你以前總也沒有擔心過呀。難道你還藏躲嗎？現在已經有人對我這樣講了：『小姐，格利高里·里伏維奇就要同您結婚了。』最好還是甯藏躲吧，甯這樣想吧。

穆 這倒很好，可是不幸得很，我的朋友，目前還不可能結婚。

渥 怎麼不可能呢？爲什麼？你說什麼？我不信。

穆 我的母親不同意；而且我也不能估計到她什麼時候能同意，得不到她的同意，我是一步也不敢邁的。

渥 那末她要怎樣呢？

穆 她要我娶一個又有錢有勢的大家閨秀。